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十一

元 王義山 撰

說解辯雜文

葛宋任古梅說

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東山楊公謂此特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末也髙安葛君以古梅名齋有正人君子之容貌恠恠奇奇古而又古也東山所謂形體

國立中央圖書館

者歟請與論梅之性情窮冬祈寒萬木剥落梅歸然獨
存梅主靜性也未春而花性而情矣桃醉而夭柳柔而
嬌皆受東君造化惟梅雪霜自雪霜特立而獨行發乎
情止乎禮義也形體云乎哉雖然梅與萬古不古之月
同一古也想夫夜半以後月色昏黃萬籟俱閴安知逋
仙不為梅一來與東山辯上一句是形體疎影横斜是
也下一句是性情夫性生之謂也梅之香與生俱生動
處是情浮動情也東山何辭以對

清江鄧幼恭漁樵翁舍說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淦川鄧君幼恭以漁樵名舍是付名利於無心矣嘗恠康節有漁樵爭長之論名利且付之無心奚爭為彼長而我長之可也清江大山蕭先生號漁戶長幼恭兼漁樵而兩有之奪大山有是爭也康節未了之爭請為折衷以漁戶長還大山樵還翁想夫夕陽在西翁抱樵歸高闕鐵鐺爛煮山川樵乎漁云哉翁與大山俱清江人君子無所爭況鄉人長於兄乎

趙文溪詩序性情說

余讀趙侯文溪吟藁自序首之以吟咏性情余因是而於詩之大序有感於中庸詩與中庸異旨也比而同之可乎孔門言詩必兼禮子思中庸一篇多引詩詩與中庸未嘗不可以互觀也余嘗讀詩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兩句發出來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詩總言之則吟咏性情析言之則由性而情詩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之謂也未發之時詩之性也既發則情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序詩者言怒哀樂而不及喜葢言樂則喜在其中即先儒釋論語第一章悦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也大序又曰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葢動處便是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情矣所謂情動于中者也此中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即情也不然作大序者何以又曰發乎

情民之性也若夫發之一字則中庸與詩大序皆言之然大序言喜怒哀樂則各指其時中庸言喜怒哀樂則重在於中節且致意於皆之一字蓋一不中節非和也大序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心聲也心統性情者也謹毋曰中庸不言心

臨川李鶴雲有竟堂說

有志者事竟成漢光武勑耿弇語也天下事壞于成者何限志在人若夫成功則天諸葛孔明出師二表所志

何如孔明初心已不敢自必其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預知李君鶴雲以有竟名堂孔明不敢必者李君敢必之李君將為孔明笑矣先儒云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志於道義者功名不足道李君無富貴之心志在功名功名不可必也李君移其所以志於功名者志於道義以竟其成可也雖然道義亦豈易竟哉李君其勉之

張廷寶字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玉之未琢也璞而已宣慰張公以珏名子何居雙玉曰珏晉韓來朝皆賜玉五瑴瑴珏也宣慰公不特以珏名子且以廷寶字之古者冠而字朋友責也廷寶不字於朋友而父字之用屈乎例字以寶名玉成之意切矣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宣慰公非貧賤憂戚之家而能玉成其子廷寶生長於富貴福澤之中而能自玉其身學之力也雖然學安有止法哉玉之器必假

雕琢而成廷寶入而家庭有父訓出而相與琢磨有良師益友進進不已必至於溫潤縝密成器之玉也廷寶韞匵而藏他日有持善賈而來者出而為朝廷用所謂至寶橫道人所共取其在身則為圭璋其在宗廟則為瑚璉五穀之賜將有如晉韓朝王者矣廷寶之寶天下之寶也天下之寶天下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廷寶器質純粹如玉無瑕而猶待余言何以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

贈長沙丁萬里仕說

不識一丁謂之右選中有萬里為此左謀吁屈矣雖然賀方回武士也劉景文將種也誰敢以鶡弁目之哉長沙之丁魁天下之丁也豈當與不識丁者伍丁君萬里以胷中六韜兵法遊蜀閫令乃拘於法而不得調於銓曹厄哉勉旃近世名公多有此途擢高科者毋曰安用毛錐子

猶子希文冠說

柳宗元謂古者重以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焉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必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與天地並一毫愧怍人其形耳沐猴而冠耳此儒者冠圓履方所以象天地其視此身甚重也先儒教人八歲小學十五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成人之謂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夫子且然大學自物格以至天下平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此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有

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别有意也由意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别有知也由知有所謂物物者心之天理非心之外别有物也貫一心於誠意致知物格之中此四者不可以等級言也故大學之道自正心始時維子月陽長陰消汝父以元服加汝將以成人之道望汝也令汝冠於志學之年正文公所謂大學之時也伯父不特望汝以科舉之學耳望汝以義理之學雖然正心未易言也且收放心

聞之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嗚呼周公被流言之謗非憂患乎即此驗之爻辭為周公所作而非文王明矣或曰易更三聖而成書言三聖而不及周公也嗚呼文王也周公也父子一道也序父不序子尊父也愚故以爻辭為周公作也

周禮師氏解

三公官不列其職師氏保氏周公不列三公九職者三公無職也三公之職惟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周禮之師

氏保氏鄭注以聖賢兼此官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嗚呼三公乃上公九命之職也謂三公而下兼此官可乎況夫周禮所載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既曰大夫為之矣而謂周召兼之可乎

春秋天王求金辯

春秋一書以一字為褒貶也天下之財皆天子所有亦猶父之財守之於子其用莫不惟命之共春秋書天王

求金若諸侯使之求謂之求可也若致天子之命於諸侯其謂之求耶胡文定曰遣使需索謂之求輕於求金下觀而化不致於簒弒奪攘不厭雖然春秋之旨尊君畀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也書於諸侯之史則啟其吝貨而慢君且王祭亦不供矣恐非聖人之意此司空圖亦嘗曰書天王使來求金者是使來私自求而懲之也愚故書此以為之辯

周禮冕服之辯

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天子之服也又曰公服袞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孤服希冕大夫服玄冕見於司服又見於行人又見於典命鄭氏目以袞冕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惟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

已孰知此禮一行君臣之禮服俱亂而非古矣古者天子備十二章之服以君有盛德備此十二物之象何嘗為臣下設乎或曰王者通服五冕臣來朝助祭每降王一等不思王可以服臣之服乎或又謂羣臣少加降殺亦可服則禹稷契皐陶皆盛德之臣當服之矣驗之益稷舜之賢臣賢佐其服無文則先王於服從可知矣前輩謂司服五冕之名獨衮冕有之他不可據也因為之辯

稼村類藁卷十一

稼村類藁卷十二

元 王義山 撰

書

上丞相江古心為程大中請謚書 南安司理時

義山聞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人徒知第第相傳而不知堯舜禹後湯以前全是

伊尹接得來湯學於伊尹伊尹以堯舜之道干湯者也韓愈述道統之傳獨不及伊尹何歟葢嘗因是而為之說曰本朝理學自周而程自程而朱人知第第相傳不知周而後全是大中公接得來然周程諸子皆以講明理學得謚獨大中公未以謚名又何歟於惟休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周程諸子也國初五星聚奎其象為人文之瑞於是濂溪之濱周子出焉方周子為南安理掾也當是時大中公

攝倅南安見其二子俾北面之親切的當之傳自此始自是而後通書太極圖始有所授盛哉大中公之為人父也上以接孔孟於既往下以啟朱張於方來此其功在天下後世不細蓋吾道之有絕續猶日月之有晦明故其當絕續之交全在一接之力何者非大中公不生二程非大中公不識濂溪有是父故子然也有是師故弟子然也大中公有功於理學雖與伊尹以身自任者不同然識周子於人所不識之中使千萬世知有太極

圖知有通書非大中公接之而誰接之此義山所以斷然謂大中公之功不在伊尹下義山壬戌塵忝嘗侍杭山章先生丈席間親聆義理之訓且喟然以大中公未謚為博士議郎之闕義山江西晚出學未明理然居濂溪所居之官竊稽二程乃嘉定間錫謚濂溪則因魏鶴山有請而謚焉濂溪後二程而謚吁已晚矣二程乃大中公子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謚其子不謚其父可乎況南安自創道源書院以來像四先生而祠先皇帝

嘗華之以雲章奎畫又置山長以講明是理每朔望郡太守率僚伍與闔郡逢掖之士深衣弁屨濟濟來前而祠于堂者獨大中公無謚此而不言得罪師友欲乞鈞詳得與敷奏下太常議肇錫嘉謚以為天下後世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師為人弟子者勸將見書之國史曰大中公錫謚自宰相某當國始其於世教豈小補之哉

上察院章杭山為程大中請謚書

義山嘗記壬戌摳衣丈席親聆師訓謂本朝諸儒皆有

謚獨大中公未有為之請者且以為太常博士之闕後
輪對言之居無何先生歸矣義山佩服師言未嘗一息
忘乙丑再調得闕南安理掾乃濂溪所居之官大中公
遣子就學之所仰恃主張大中公之心門生弟子可進
狂瞽過章貢時嘗與繡使擇齋徐先生言之擇齋憮然
曰發前此所未發之議論勉為之繼而又獻書于古心
先生古心得書喜曰某日由其中而不知未幾古心去
國義山官南安日又致書于賈使長未及奏聞而同列

笑且排其事周使長申言之周極以為然謂此事到手莫蹉過方為繳申而周以艱去是何大中公多不幸耶義山竊祿南安數月廳之東廡乃濂溪教伊川明道之所老吏相傳猶能道前日事先生立緊頭天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此正大中公奇遇之日亦先生主盟正學之夙心也大中公自此可以徼福於師門矣將見書之國史大中公錫謚先生實主張之自當與鶴山為濂溪請謚同一光耀豈非吾道之幸

上待制劉後村論提綱衍義書

孔子作春秋榮辱列國之君大夫於片言隻字間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先師朱文公取司馬温公通鑑為綱目一書表歳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則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其目則倣左氏而參合諸儒之粹自周威烈而下顯徳以前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粲乎其備於此書矣然文公旣為通鑑綱目未及為長編綱目何耶豈非為時諱歟孔子生

春秋秉春秋之筆雖曰隱諱以辟患然勸善懲惡不少假借蓋文公未為長編綱目者以温公未為本朝通鑑也或曰温公嘗謂稽古録用春秋意自國初以後亦本朝史籍之綱是不然蓋稽古録至於治平而止非若前代之全史也此長編綱目文公所以未及為某之不敏讀綱目有年矣妄意以本朝長編舉綱撮要僭為一書非敢曰綱目續也大概以長編為據而兼取乎他書蓋自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神武所臨海内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列聖守成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内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以仁其奉已也以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權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功利無窮此其宏休偉績所以編之詩書無愧若夫元臣故老之謀猷

忠臣義士之功業則皆表而出之至於亂臣賊子賣國欺君變法亂紀則亦所不敢隱又取近世尹起莘綱目發明例以管見書於後名曰衍義某生雖明時不幸而不得親聆先師之誨晨窻燈夜燈舒卷莫非所謂科舉之文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蓬萊道山羣玉之府豈無李邕願見之想而無由投迹故無書可讀其間錯亂差謬豈不多乎哉李秀岩謂通鑑綱目條貫甚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

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後書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葢通鑑以歳名而文公門人多忽史學不熟歳名故有此誤噫以文公門人猶不免於差誤況不及登文公門者乎恭惟先生為一代大人物天下士之所依皈某曩嘗雅拜門墻辱進春風之座所擬長編綱要一書嘗畧舉金兵誅逆亮於瓜州一條以求砭訂先生矍然曰此孟子書法也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耳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勉之某服膺師訓

退而成書凡與陳平甫異者三百餘例謹抄錄所說衍義上干斤削某雖不獲登文公之門而獲就正於先生焉是何異親聆文公之教者豈非今日之大遇哉

代徐司戶上參政蔡九軒獻通鑑綱目考異書

某嘗聞著書立言之士其有益於世教者有二焉一曰經學之士二曰史學之士皆有功於世教者也厥初生民六經未作也斯時也一忘言之天也結繩而已何有於書契標枝而已何有乎文籍迨夫書契作矣文籍生

張衡可以無周官解說春秋自春秋賈徽可以無左氏條例鍾興可以無春秋章句何休可以無春秋訓詁高士廉可以無春秋纂要是雖一家一說一說一滴然不可謂無功於六經者至若麟筆既絶之後為史氏之學者入紛紛乎其多矣史記司馬遷作也使史記為全書則史記索隱何必司馬貞史記章義何必徐廣史記新序說苑何必劉向前漢書班孟堅作也使前漢為全書則注前漢書何必顏籀前漢記何必荀悅註司馬相如

傳何必郭璞漢記音義何必崔浩後漢書范蔚宗作也
嘗攷其書則有撰東觀記如薛瑩者有撰東漢補注如
劉昭者有撰續漢書如司馬彪者是葢不以一人而成
一書也三國志陳壽作也嘗攷其書有撰魏武本紀如
習鑿齒者有撰魏武春秋如孫盛者有撰魏紀如魏澹
者是又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晉書唐文皇作也又有
撰晉書八十九卷如王隱撰晉書三十五卷如謝靈運
撰晉書三十二卷如干寶撰晉書十四卷如朱鳳凡此

皆晉史之所引用者南北史李延壽作也而又有撰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如魏收撰北齊書二十四卷如李德林撰陳書三卷如傅縡撰宋書五十八卷如孫嚴凡此皆南北史之參附者隋書作於魏徵而前乎此已有王邵已有張太素唐書作於歐陽修而前乎此已有韓愈已有吳兢五代史亦作於歐陽修也而又有所謂徐無黨諸君子之立言垂世或相與共成一家之書或相與訂正一代之事其實皆有功於史學者至於我司馬溫

公之作通鑑也自周威烈而下千數百年間盡取而為
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而凡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炳如也書成而胡文定又為舉
要補遺至考亭夫子又别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
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倣春秋而參
取羣史之長其目倣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亦詳且備
矣某不敏幼受教於父師竊有志於史學嘗聞之先公
云西山守泉時先公從之遊泉士林梅塢考亭之高第

也移書西山曰通鑑綱目一書所謂綱者斷斷乎出於先師之手而分注之目或委諸生先師平生工夫詳於四書故未及修改自令讀之一章之内文意不相聯屬必須檢尋温公故本然後意足明公倘為主盟俾敏博通明士數人以温公本參校完其闕失明公從而可否之名曰綱目考異以成先師之志甚大恵也葢當是時登西山之門者先公最先諸友西山乃以此書屬之先公然先公考之未及竟故其考異止二十餘條令某成

是書為卷三十為條千四百餘求以無敢負先公之志
又嘗取鄱陽考亭年譜讀之其說曰綱目一書先師再
加更定而未畢又信梅塢之言為不妄先生學考亭之
學者也必能為某可否之是書止以通鑑正本與門人
所裒之目參校其同異而已於綱則一字不敢增損殆
猶游夏不能措一辭也近世嘗有著綱目發明者魏文
靖為之序金陵帥上其書且官之以為儒生光寵亦有
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為綱目考異淳祐丙午

有旨行下寫而藏之祕書則凡有功於綱目者皆不為無遇令是書之成其與綱目發明者既不同而其考異又以温公本為據非徒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而已

稼村類藁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十三

元　王義山　撰

傳

金少翁傳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職幣名漢時有名布者著之令甲有為釋氏者明帝夢見之為設伊蒲桑門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

輒效與姓蕭姓丁者皆具類居零陵者非同譜也居士嘗遊蓬萊入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共讀好事者於明窗淨几間列古鼎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與瀹茗好佛老有清淨道德無為之名喜讀老泉木假山記象其巉巖詭特嘗介陳后山見曾南豐為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為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熏九頓首然後遺有設賓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于前賓醉主人命

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間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袖詩詞與俱稱觴作遏雲聲助人之歡里有喪亦往吊吉凶無廢禮性亦好圓向婦人脅肩諂笑其徒纍纍如貫珠環繞心胷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人掌握中雖汗浹不恥嗚呼無恥之恥無恥矣曾謂居士為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號又字樂天姓白居易以詩名者非此之云

太史公曰居士與后山遊師事南豐惜無堅守特操又

其甚為富商巨賈所賣卒至焚其身惜哉

甘國老傳

甘國老汾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遂兄弟也與松善遂所行輒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者白如傳粉多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頳如渥丹人赤其族性惡濕喜負暄有寒疾不可以風常擇燠室居焉初鄧州人有姓鞠者與江南陳吉善國老介以進得通神長年術與黃連盧薈友而不如其苦口上黨人胡麻隨人

名昂者亦北朝人也幼時負壯氣其父曰大高氏之門
者此兒也唐有封渤海郡王者高氏代多顯不書書之
不盡書也近世有左丞相守太師雲金雲金生右平章
政事宗元宗元生工部卿仁路仁路生在班祗候長夫
長夫生在班祗候巨由巨由生神射軍都指揮使正德
興正德興生在班祗候文祐文祐生襄襄生奉御兼園
陵令趙兒趙兒生西三縣税同監翥翥生令御史伯元
兄弟二人弟大史院監候伯亨併書詳其所同出也初

高氏有女未嫁而孕父惡之杖於家忽一日有道士自
外而入問之故有老嫗述其事道士又問此女曾何遊
嫗云此幼毓閨房不履戶外惟禁烟省松楸時父母俱
往此女遊後園由墻而西有禾苗生焉上有枯穗而穀
以手挽之取其穀而食已而有娠道士令钁於禾之所
深纔尺得髑髏焉其苗自口而出後生男彌月聚族姻
方命名間言者噬而不嗑鄰里皆驚駭未幾又一道士
自外來謂坐客曰我與此子名名高母漢母漢即雲金

也嘗聞邰之女履大神拇指之跡如有人道感巳者生
稷為農師教民穀詩所謂履帝武敏歆是也又聞有田
家女因耘見衆禾中有一穗食之生子其女竟仙去後
人為立禾女祠乃知食穗生子天地間有此恙事夫不
夫而育恠也生異人則不恠矣母漢以母食穀而生其
事恠甚而遇道士尤恠也而其恠卒為祥宋時有李泰
伯母無子禱于神夢二道士奕碁往觀之道士取局之
一子授焉子子也生太伯為宋名儒母漢之生遇兩道

士泰伯之生亦夢兩道士道士其異人歟惟異人識異人母漢仕至左丞相守太師子右平章政事女皇后盛哉渤海之高天下之高也謹按高氏家譜母漢後皆為顯官惟襄不仕襄子趙兒為奉御兼園陵令奉旨降香道經河南年飢境内民殍多流離趙兒紿所屬官曰我奉密旨來賑濟令所在發粟所屬官以其事聞于朝有旨俟還職日究問及還待罪東華門外奏云臣比者奉旨使外道經河南境内百姓皇皇乏食若俟請於朝然

後賑濟則斯民旦夕命也臣聞民者國之本也固則邦寧臣不待奏請令所屬官發粟賑之臣死罪死罪上嘉其功有旨無罪可待金天興間后覺殯封丘門外大兵壓境趙兒伏于附城内夜奉柩以入葬他所嗚呼此何時而一念忠烈至此趙兒可謂不負所職若趙兒者又高氏之後所謂異人歟令行臺御史按臨江右所至能為萬物吐氣唐高元裕為御史嘗謂御史紀綱之職其風望峻整迨令有聲元裕之後又一御史是高一門兩

稼村類藁卷十四

元　王義山　撰

殿策

對

恭惟皇帝陛下撫大有為之機中三才而立登極於甲申即藝祖皇帝登極於甲辰中興於庚申即藝祖皇帝創業於庚申氣運循環無往不復茲者進臣等於廷策

之以三才之奧且及於陰陽剛柔仁義之理而歸之於藝祖開國之功臣不佞有懷欲吐久矣幸得借玉階方寸地此而不言臣則有負敢以聖問中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之語為陛下勉臣聞帝王能為生民立極則能為天地立心何則帝王中三才而立惟有大規模然後能開拓乾坤惟有大力量然後能擔當宇宙是故天職司覆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天得其所以為天地職司載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地得其所以為地天之道不外乎陰

陽而帝王一心陰陽之理具焉地之道不外乎柔剛而帝王一心柔剛之理存焉此帝王定之以仁義而為三極之宗主歟葢自藝祖皇帝收拾五季破碎之天下以仁義一理扶人極於無窮正天地之常經明古今之通誼用能定天下為一陛下景定改元之詔有曰洪惟藝祖之開基遠邁成周之卜世神策之受甲子用篤祐于朕躬歷首之起庚申實同符於興運臣於是而知陛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一大運氣不特與藝祖同

且超越乎古今者有二葢天下之數起於甲而天下之
勢合於庚自大撓作甲子而有理即有數據邵雍皇極
經世書謂帝堯在位一百年而即位之元為甲辰因是
而逆推大撓甲子之數則知盛帝明王即位之元多在
甲黄帝受命之元其元為甲子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少
昊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帝堯受
命之元其元為甲辰主三才之統一百年若夫經世紀
年所載帝舜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大禹受命之元其

三才合為一之時也葢帝王受命之數多在甲而古今混一之數皆在庚六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辰三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子南北朝之合於其年之庚戌藝祖得天下其年為庚申而合諸僭偽為一又在太平興國五年庚辰程頤曰庚者更也三才更新之象也不然古今凡幾甲而陛下之臨御獨兼乎先甲後甲之數古今凡幾庚而陛下之中興又據乎先庚後庚之期是陛下之一身天地之大氣運皆歸焉此所以能為生民立極

故能為天地立心也然而論數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
數不備陛下既得乎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數與藝祖
同符矣而又能以理貫乎其間則聖問中所謂陰沴未
全消海宇未全清疏附奔走而動嘆才難掊克背側而
居多民蠹與夫法制者國家之綱儲蓄者兵民之命財
用者政事之紀軍師者封疆之衛皆可以據理而行矣
臣謹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葢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非兼三才

而兩之者乎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曰生三才何也或曰三才之中各有兩儀所以立其道者各具二名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故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然四象生八卦不曰三才生六爻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身為三才之主而欲又求三才之奥也臣謹因陛下之問易質諸夫子之讚易其發明三才之道於繫辭說卦乃各一見其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此其列天道

於上列地道於下而必列人道於其中以見人者天地之心自太極既判以來苟人道不正則變天之道亂地之理三才之大有不得其位者矣然猶統言人道而未指言聖人植立之方也至其說卦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此則言立天道於首言立地道於次而究言立人道於其末以見立者乃聖人植立之功惟皇極之聖人有作致中和以位育盡至誠以參

贊俾斯世悉為仁義之民以全其天地之性而不失其
為天地之心然後人極立而天地與之俱立矣臣嘗攷
夫子所以讚易者於三才之道凡兩及之而聖問於立
三才之道獨一問焉臣固知陛下有意於為生民立極
以為天地立心葢天地非人不立而人道又非聖人不
立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原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而亦歸之聖人定之以仁義立人極
焉圖說之作大易之旨也夫子於易三言夫天地人之

所以立敦頤於圖亦申言夫兩儀人極之所以立然則天地於人立則俱立而人非聖人立不徒立且當五季潰亂之初天地磔裂生民糜爛自我藝祖皇帝再造民彝開闢天地一日召王昭素議易至乾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萬世咸謂藝祖善體易昭素善言易今陛下得藝祖之正傳臣敢襲昭素之遺意故因立三才之道之問衍而立為民極以立天地之說抑非臣臆見也嘗聞端平改元其年甲午其日庚子

陛下夢藝祖於殿上親承聖謨越三日宗臣以御容進
一瞻天表儼如夢中臣嘗恭讀聖製紀述有曰在天之
靈將啟我後於惟休哉敢不祗若休命是立民極以立
天地之責藝祖蓋親授其託於陛下矣況此夢之祥不
於他年而必於端平之甲午不於他日而必於三日之
庚子是立民極以立天地之氣運藝祖又長發其祥於
陛下矣大責任如彼大氣運如此陛下何以仰嗣藝祖
何以大慰三才豈有他道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者

即在天之陰陽即在地之柔剛陰陽柔剛其形而下之器仁義其形而上之道也陛下惟自其惻隱仁之端而充之以極於仁之至自其羞惡義之端而充之以極於義之盡則上好仁而下爭先仁上好義而下爭先義皇極一立民極自正而三極盡入經綸矣此謂全天地之性以立天地之心而立天地之心即所以贊天地之化育陛下繼藝祖之能事始畢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以涼菲荷祖宗之休父事天母事地子育兆民兢兢業業垂

天地之化育者也何修而臻此臣有以見陛下身任三才之責而又知人者所以統乎天地之心也臣嘗求三才之理於太極未判之先矣道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斵之天者未漓也是故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得氣之輕清者為天帝王則以一心之微而天道之統繫焉得氣之重濁者為地帝王則以一心之妙而地道之統

同於悠久由是言之聖人與天地為一明矣陛下謂陰陽之未和然與其求陰陽和於陰陽不若求陰陽和於此心葢此心中自有二氣也陛下謂風雨之未時然與其求風雨時於風雨不若求風雨時於此心葢此心中自有四時也九州攸同此心之一天寛地容也水土平治此心之一地平天成也葢是理之在吾心即陛下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葢人道立則天地之極與之俱立千古在前仁義之道不息萬古在後仁義之道無

窮則天地亦與之相為無窮朱熹有言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地之道不外乎柔剛捨仁與義亦無以立人道臣謂捨仁與義天地亦無以自立矣豈特人道哉乾德間有言於偽蜀者曰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此乎是三才之道不幸而否於漢周而又幸而泰於藝祖開基之日陛下能以藝祖之所以主張三才而主張之則生民之極立而天地之心立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漢儒傅會而春秋洪範為災異之

書令陽居大夏而陰沴未全消欲和順乎陰陽何所考自強敵侵擾而一家文軌有南北之限令義當混一而海宇未全清欲柔遠能邇何所賴自邪說充塞而諸子百家壞吾仁義令表章正學而弊習未全革欲正人心何所先或曰兩儀之道皆存乎人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仰觀俯察不若近取亦有仁義而已矣臣有以見陛下念天變之未消思地圖之未復而又慮人道之不得其常也何謂天變之未消臣聞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惟天佑于一德然則天命之所以去留者德實為之本朝以道德永天命中間大變故大災異雖間見層出然上天仁愛之心則未嘗一日忘最是去夏之水尤可以見天之仁愛陛下也至矣漢永始中日有食之京師見四方不見谷永以為在内之兆明年日又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在外之兆葢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其禍淺京師見而四方不見者其禍深陛下景定以前如星變如火災天之出災異以譴告者固不一

而足然而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乃啟聖之漸獨是去
夏以來洪流暴浸不見於四方而獨見於京師之近畿
不特京師之人見之陛下將親見之矣陛下為之減膳
撤樂為之救災卹貧即此一念已足以回天意矣然而
人主之答天也因恐懼而加修省則可徒恐懼而不修
省則不可令陽居大夏天時雖已順而陰濁尚干於陽
明豈非人道猶有未至歟繼自今以往能以易之恐懼
修省者為心則人道立矣如是而陰沴未全消臣不信

也何謂地圖之未復臣聞自昔取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乃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勢然也何者人之情輕於用己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故敺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則往往肆意為之從陳以東與齊王信而不靳取越以北王彭越而不吝如漢高之為而卒之以創業於天下蓋其能勇於為而已晉元撫江東之勝兼吳越之饒又有新附之豪傑如祖逖輩如顧榮輩自可集事矣而

終於江左偏安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
恐用之而併失也若元帝者可謂志不剛力不勇不足
與中興矣葢中興之道有二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政
治者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土宇者今文軌一家版圖
有將合之機而未至於大一統者豈非人道之猶有當
思歟繼自今以往能以詩之所以復古者修政事則人
道立矣如是而海宇之未全清臣不信也開寶五年河
大決命曺翰往塞之上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經宿

以來焚香上禱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藝祖斯言其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天道與之俱立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上扣普門謂普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藝祖斯言又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地道與之俱立陛下表章正學崇伊洛之儒先而天地間之正理復明去荆舒之從祀而天地間之邪說不作思無邪有訓而仁義之道本於心得毋不敬有箴

而仁義之道見於躬行中庸大學有贊而仁義之道又
得於講貫精而踐履熟固宜天道順於上地道順於下
而陰沴未全消海宇未全清尚有如聖問之所及者豈
非仁義之道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歟臣伏讀聖策曰
令䟽附奔走動嘆才難而棓克背側居多民蠹雖勸厲
戒飭詔旨丁寧毋乃吾仁有所未至歟法制者國家之
綱也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財用者政事之紀軍師者封
疆之衛雖及此閒暇日計歲省未底于治毋乃吾義有

所未盡歟臣有以見陛下思人道之當立而又欲仁之至義之盡也且陛下所謂疏附奔走動嘆才難者豈非人才之乏使乎臣聞自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久矣然而惟用人而後可以辦集天下之事惟用中而後可以造就天下之才人才固不可以一律求也謹畏自修者無用世之具疏暢自許者多生事之嫌優游不斷者有廢事之跡跅弛不羈者有負俗之累此人才之通患也聖人知其然開九德之品以裁其寬簡之偏

立三俊之目以約其剛柔之失嚴三德之用以克其沈
潛高明之過凡此者皆所以為愛惜人才地也孟軻曰
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中者不易之地彼能者固
協于中而不能者亦望而取其中又曰中也養不中蓋
以己之中而成人之中陛下惟能執此中於用人之際
則有才者皆得以自見尚何憂人才之乏使而吾仁之
有未至哉且陛下所謂掊克背側居多民蠹者豈非貪
吏之未盡去乎臣聞貪吏之誅求世之所共嫉也惟不

襲於歷代暫紊於熙寧而修復於紹興抑臣拳拳有望於陛下者政權之紀綱壞自大觀創違御筆之法始兵權之紀綱壞自宣和之用貫黼始聖明之朝萬無是事然内批節帖間亦有之伏惟陛下以朝廷之紀綱一付於公議何患法制之不立而吾義有未盡者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臣聞古者民務農桑而家有餘積上之人俾自蔵以待水旱之災故彊埸有積食鄉里有委積設有水旱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是時富蔵在民三代而下比

意不古戰國平糶已與古異雖曰富藏在官其實亦為民計也自平糶之後又有移粟之令武帝因水潦之災下巴蜀之粟於江陵皆仁民之一術去夏水潦為患野無青草臣謂斯民止旦夕命矣陛下視飢溺由己講求荒政而斯民復有更生之喜伏惟陛下常以積貯為心則民食足而兵食與之俱足尚何患儲蓄之不豐而吾義有未盡者財用者政事之紀也臣聞財用之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國則在民漢唐中世兵禍頻仍事力

臣聞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世之爲將惟務多兵而不知兵至於三十萬不可用矣前代以六十萬而勝楚以四十萬而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漢初合諸侯兵五十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衆困於白登王恢以三十萬伐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凡此皆以兵多而敗也今日之兵不患於寡而患於不精不患於無功而患於老弱之未汰伏惟陛下常以練軍實爲心則韓家軍岳家軍不得專美於前矣尚何患軍師不勇而不得

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肆朕嗣守丕緒思有以修藝祖之功答天地人之望施之罔極其道何由子大夫其別由熟復悉心以對朕親覽焉臣不識忌諱旣以陛下同符藝祖得天地庚甲之數者陳之篇首而又以藝祖之治國平天下者條舉而詳言之惟陛下取為法則中興混一之功可不勞而舉矣臣幸生明時獲近清光陛下之所問者旣空臆而言矣其所不及者隱而不言臣之罪也敢以切於今日者為陛下告一曰居重

馭輕二曰居安慮危何謂居重馭輕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西漢凡兵皆屬天子而命將出於臨時按漢掌兵之官或置或罷初無定制將軍皆因征伐而置員因所領之兵而立號是故丞相可將九卿可將列侯郡守可將事已輒罷終漢之世大權利器盡在天子把握中唐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內有十六衛外開折衝果毅府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以重制輕無尾大不掉之患兵散于野將歸于朝國家每

調發下符契於郡郡守參驗乃發則權自上出所謂握兵於外者無之藝祖皇帝聰明神武大勲既集詔天下精鋭咸遣詣闕自是天下無重兵雖有侍衛三司不過呼呵指導於陛前耳故京師之勢重令天下之勢固未有内輕外重之弊然五大不在邉五細不在廷或者有當加意乎臣故曰居重馭輕者此也何謂居安慮危漢文帝時烟火萬里海内富庶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賈誼治安一策方以寢薪厝火為慮謂有可痛哭

流涕者誼宣好為是張皇哉葢安危禍福相為倚伏有
臣如誼如之何不為漢深長思唐太宗四年以後斗米
三錢外戶不閉致治之美幾於成康孰不為太宗喜而
帝也常以未治為憂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
豐稔斗米三四錢一喜也北人久服邉鄙不聳二喜也
治安則驕侈易生一懼也古人防微杜漸如此藝祖皇
帝削平僭叛天下寧謐而乾乾自持不敢怠荒嘗乘快
指揮一事忽忽不樂且曰為天子亦大艱難聖謨洋洋

萬代龜鑑令天下之勢固無內阻外訌之患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或者有當究心乎臣故曰居安慮危者此也臣願陛下審天下大勢之所趨而為偏重之防察天下大機之所伏而為久安之計則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矜而宥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稼村類藁卷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